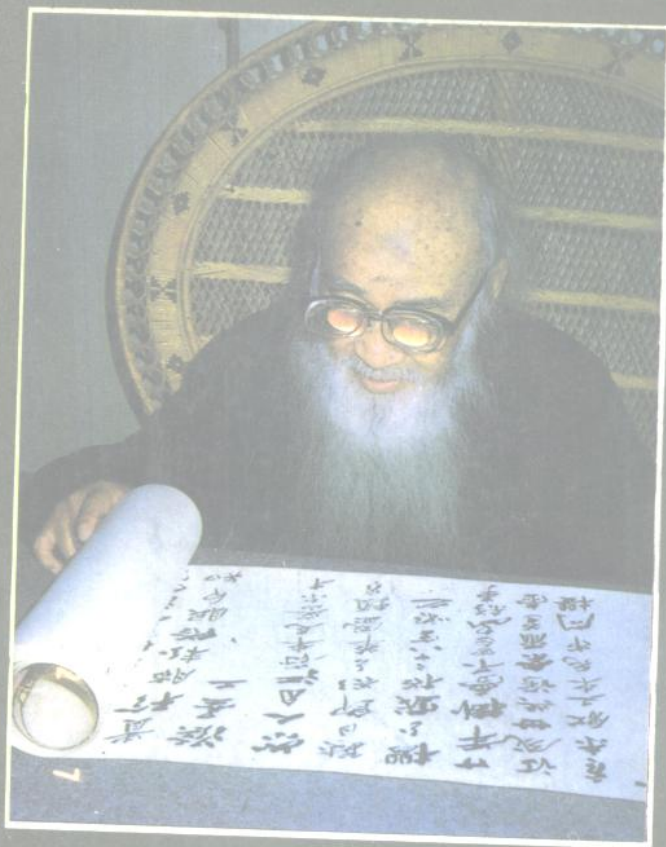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台湾〕高阳著



梅丘生死摩耶梦

——张大千传奇

中华书局

DJ82/25

本书据台湾《民生报丛书》1987年
版排印，为方便读者，增加了副题。

梅丘生死摩耶梦

——张大千传奇

〔台湾〕高阳 著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7⁸/₁₆。印张，172千字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册 定价：2.60元

ISBN 7-101-00461-X/1·71

目 录

一	空门行脚.....	1
二	恽南田亦此山僧.....	5
三	还俗复还蜀.....	17
四	并世无两的绝艺.....	22
五	精鉴千年第一人.....	39
六	红粉知己.....	66
七	影响张大千艺事的朋友.....	79
八	难兄难弟.....	105
九	由颐和园到青城山.....	121
十	敦煌行.....	136
十一	三年面壁.....	161
十二	重到春明.....	173
十三	上清沦谪得归迟.....	184
十四	中外声名归把笔.....	218

一、空门行脚

民国七年冬天，四川内江县籍，十九岁的富家子张爱逃禅，投身松江城内妙明桥附近的禅定寺，主持逸琳法师为他起了个法名叫“大千”——张大千这个姓名，以后越来越响亮；意义也越来越丰富，提到这个名字，可以浮起多种印象：声名上占首位的国画家；第一流的书画鉴赏家；最会弄钱，也最会花钱的享乐主义者；美食家；传统文人画家的典型；最慷慨，也最体贴的好朋友；以及很讲究传统伦理的内涵与形式的一个现代“山人”。

张大千生来是除非不做，要做就必须是最好的性情，虽已出家，名心犹在，到要正式剃度时，思量得有一位大德高僧来传戒，才够味道。因而向人打听，当今佛门中，谁的声望最高？

“当然是天台宗的谛闲老法师。”

天台宗为六朝高僧智顗所创。他俗家姓陈，荊州人；开山于浙江天台山，以法华经为本

经，所以天台宗又称法华宗。陈后主曾经奉迎他入禁中讲经；隋炀帝礼遇更隆，赐号“智者大师”。到了唐朝，此宗出了两位“菩萨”——寒山、拾得，据说是文殊、普贤两菩萨的化身。

谛闲是天台宗四十三代的传人，曾在观音菩萨道场的南海普陀，细参称为“龙藏”的内务府刊行的藏经，回山主持浙东第一名刹的国清寺，中兴了天台宗。此时正驻锡在作为国清寺下院的宁波观宗寺。

于是张大千以头陀的姿态，由松江开始沿门托钵，一路募化到了宁波，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，打听观宗寺在何处？

宁波的第一大丛林是天童寺，其次是天安寺、天封寺，此外有个阿育王寺，亦为名刹。观宗寺原名延庆寺，虽也是宋朝所建，却直到那几年方始出名；原来天台宗重讲学，禅堂称为讲堂，所讲的是智者大师的八部著作，其中最主要的是“止观”十卷。观宗寺初建时，便是天台宗用来讲学之处；到得谛闲，复振宗风，大开黉舍；四方衲子，闻风而至，观宗寺便也成了宁波的大丛林了。

大丛林的知客僧、什九长了一副势利眼，一看张大千这么一个野和尚，拒而不纳；理由很简单：“老和尚正在坐关。”

怎么办呢？张大千回到小客栈考虑了好久，决定写封信给谛闲；自陈慕道之诚，希望谒见求戒。这封信发生了效果，谛闲认为他颇有灵性，复信约他相见；隔着一道“关”，谛闲为他谈经说法，张大千亦颇能领会，可以说是谈得很投机的。

谁知话不投机的一刻出现了。张大千十七岁到日本京都，二十岁回国，前后四年，学的是染织；据他自己说，他在日本认识一个叫朴锡印的韩国人，是胡适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，说得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；张大千欣赏之余，更觉得日本人说英语难听。当他率直道出他的感想时，人家的回答是：“亡国奴的舌头是软的，要伺候人家，当然先得把外国话学好。”张大千大感刺激，决定不

学日本话；雇了一个在天津长大的日本人当翻译，“伺候”他读书。

学成回国，爽然若失；他的染织学得很好，但不甘于当一名染织厂的技师。他的愿望是做画家，而且必须是名家。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名家，必兼诗、书、画三绝；会画而不通翰墨，只是画匠；诗画皆佳，字不出色，亦难望跻于第一流之列。张大千的血液中有浓厚的丹青的成分，从小受母姊之教，工笔花卉的基础，打得极好；诗则题画不过七绝一首，凭他的天分及博闻强记的功夫，亦足以应付；可是题画的字，却拿不出手，因而投在当时上海负盛名的两大书家之一的曾熙门下。

曾熙字子绂，号俟园，晚年自署农髯，湖南衡阳人。他是光绪二十九年二甲第一百二十一名进士；其时科举将废，仕途甚杂，曾熙这个二甲进士，用作部员或知县，都须候补。缺未补上，大清朝已经推位让国；好在他写得一手好字，便在上海悬润格鬻书，兼收弟子；与江西临川李瑞清齐名。每年润笔、贻敬收入，足可过相当优裕的生活。

但书道无速成之法，而张大千又急于成名；在徬徨苦闷之中，加以感情上挫折——据他自己说，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的表姐谢舜华之死，是促成他遁入空门的原因；这是遁词。真正的原因是现实的压力，激出他不顾一切，企图突破困境的一种冲动。

张大千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看破红尘的想法；而且他也存着随时可以还俗的打算，这样到了受戒时，他就必须要考虑了。

他不是不愿意受戒，而是不愿留下受了戒的烙印。袈裟随时可卸；髡顶仍能留发，惟有烧了戒疤便不复能还故吾。此，他跟谛闲大办交涉，从烧戒疤的起源说起；最后出以由禅宗的顿悟而来的诡辩，自道已经得道成佛，不须烧戒疤了。

七十多岁的谛闲，真是有道高僧，不为所动，但也并不生气。

张大千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，想想只有一溜了之；那天是腊八节。

逃出观宗寺，募化到了杭州；此行的目的是要到西湖云林寺去投奔一个认识的和尚。云林寺所在地有名的观光胜地灵隐，位于北高峰下，杭州人称为北山，出钱塘门沿白堤，经九里松走了去；如果想省点力，可以在旗下搭渡船到岳坟上岸，过“鱼乐围”的玉泉，就是九里松，可以少走许多路，但需要四个铜板渡资。

偏偏张大千只有三个。“一钱逼死英雄汉”，到了岳坟跟船家闹得不可开交，过程是：说好话，不听；开骂；回骂；抓住僧衣不放，结果扯破了。

一个游方和尚，而且是未曾剃度的头陀；能证明身分的就是身上的一件“海青”，没有这一领僧衣，就不能“挂单”。张大千这一下真变成“野和尚”了；双眼睁得滚圆，大袖一捋，露出黑毛氍毹的双臂，从船家手中夺过桨，一阵猛抡。船家大叫救命；闲人呐喊叫打，但看张大千形似鲁智深，却没有人敢上前，任他扬长而去。

从那时候起，他打消了遁入空门去求出路的念头；他自己对自己说：“和尚不能做；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。”不过，眼前还是深受委屈，到灵隐投奔他的“和尚朋友”，挂了两个月的单。

这两个月，在张大千的一生中，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从“灵隐寺志”、“云林寺志”、“云林寺续志”，以及其他佛门的文献中，他惊异地发现，那些大德高僧比世俗还要世俗，贪嗔爱痴之心，比世俗还要强烈；攀龙附凤之术，比世俗还要高明。只拿称谓来说：除了先师不称先父之外，子侄弟兄叔伯，照呼不误。既然如此，做个出家的在家人，无如做个在家的出家人。

二、恽南田亦此山僧

张大千的和尚朋友，法号印湖。能跟张大千做朋友，而张大千又认为患难可依的，当然是极爽朗热心的人；一见恽然，先陪他去挂单。监院见了他那件破海青，少不得询问原故？张大千本乎“衲子不打诳语”的宗旨，据实相告，监院大笑。

到禅房中安顿好了，张大千将印湖拉到一边，悄悄问道：“灵隐的清规如何？”

“清规当然好的。”印湖反问：“你问这句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能不能偷荤？”

“和尚偷荤是免不了的。其实悟道也不在乎吃荤不吃荤，南宋有‘虾子和子’；大相国寺有‘烧猪院’。在灵隐寺出家的济颠和尚，吃酒吃肉，监院不容，具禀帖要驱逐他；那时的住持是你们四川眉山人，别号膳堂的慧远禅师，手批两行：‘法门广大，岂不容一颠僧耶？’从此就没有

人敢说话了。”

张大千大喜，“既然你引经据典，说和尚喝酒吃荤不妨，那末，”他老实说道：“酒，我不喝；你得请我吃肉。这一阵我馋得要命。”

“可以！不过在本地不行，山门左右吃食店的房子，都是寺产。方丈交代，谁要卖荤腥给和尚吃，房子马上不租。我请你到城里吃小馆子。”印湖又说：“到城里还得先换一换衣服。”

印湖有个在家的好友，是个不矜细节的名士，到得他家，印湖原有俗家衣服存在他那里；张大千的身材跟他差不多，借穿亦颇合身。不过一个是烧了戒疤的秃头；一个是发长已遮项后的头陀，露出真相来，却有不便。好在时值隆冬，买两顶杭州人称为“猴儿脸”的绒帽，往头上一戴，照习惯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脱下来，那样，行藏就丝毫不露了。

找的一家馆子却不小，招牌叫做“黄润兴”，在上城已靠近城隍山，据说是两百年的老店，相传乾隆南巡，微行访求民隐，曾经在此进膳，所以杭州人称之为“皇饭儿”。那里的拿手好菜是鱼头豆腐和“件儿肉”。张大千对鱼头豆腐的兴趣不大；手掌大的件儿肉，却大嚼了四件之多。

饭罢到城隍山去喝茶。张大千是一遇名山胜水便不肯轻易放过的；上得本名吴山的城隍山一看，自然大失所望，既不高，又不秀，更不幽；不过想到柳三变的那阙“望海潮”，却是另一种感觉，口中念着：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；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竞豪奢。”视界就自然而然地扩展了。

眼中看，口中念，心中想，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；心中想的是，据实写生，没有什么意思；要照柳三变的词意去画成一个手卷，才够气魄。那就是所谓写意。可惜现在自己的功力还不够。

印湖听他自言自语地念念有词，便即问道：“你是在念惹动金

主完颜亮，想‘立马吴山第一峰’的那首词？”

“是啊！”张大千说：“我心里在想，把这首词画成画，应该怎么样布局？‘怒涛卷霜雪’要连海宁的潮也画进去，才算完整。不过，那不知道是那一年的故事？”

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；人贵立志，你要做恽南田第二，你就一定会成为恽南田，甚至胜过他。”

张大千在接受这番鼓励之际，同时也被提醒了，“说恽南田在杭州做过和尚。”他问：“不知在那里，我要去瞻仰遗迹。”

印湖笑了，故意问道：“你说在那里？”

看他笑容诡秘；张大千的心思极快，立即答说：“莫非就在灵隐？”

“然也。”

“有这么巧的事！”张大千喜不可言，“你快讲给我听听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可不大讲得清楚。”印湖问道：“恽南田的‘瓯香馆集’，你读过没有？”

“我家有恽南田诗的钞本，没有提到他做和尚的事。”

“回头我陪你到旗下买一部瓯香馆集；另外再找找有什么材料。你回去先看看；明天我把本寺所藏的‘志’书借出来让你研究。”

于是到旗下专卖旧书的六艺书店买了一部瓯香馆集，翻开来一看，有一篇恽南田的侄孙恽鹤生所纂的“南田先生家传”；又从恽敬的大云山房集，录出一篇传记，果然，两篇传中都说恽南田十几岁时，曾在灵隐出家。

旧书店的老板，肚子里都很有些货色，听他们在谈恽南田早年的遭遇，便又介绍了一部袁子才的“新齐谐”，说其中有详细的记载。张大千如获至宝，回到灵隐，先看两篇家传，且说恽南田在崇

祯末年随父逊庵流落福建；“旗帅”陈锦破建宁后，恠南田被掳。陈锦无子，收之为养子。以后陈锦到了杭州，恠南田随义母去逛灵隐，与其父相遇；逊庵跟“寺主谛晖”商量，如何得以父子团圆。谛晖设计，等陈锦的妻子下一次携恠南田来拜佛时，故作危言，说“无子宜出家，不然且死。”陈锦的妻子不得已，涕泣舍子。

“新齐谐”中就说得玄虚了。说有两个和尚，一个叫石揆、一个叫谛晖，石揆参禅、谛晖持戒，各不相下。谛晖是灵隐寺的住持，香火极盛；石揆眼红，打算夺他方丈一席。其时天旱，在灵隐以上的三天竺祈雨，石揆居然念咒召了黑龙来行雨，众所共见，皆以为神。谛晖自知不敌而避去，石揆便在灵隐当了三十年的住持。

他本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，长于口才；一年举行法会，登坛说法，口若悬河，震动一时。法会中的善男信女中，有个沈氏孤儿，年方四岁，随主人到灵隐来礼佛；为高坐坛上的石揆所见，大吃一惊，向此孤儿的主人，要求舍沈氏子为僧。为之延师教读，沈氏孤儿要吃肉就吃肉；要著绸就著绸，亦不替他削发。这个孤儿极聪明，二十岁不到便去考秀才，石揆为他取名近思；沈近思取中了杭州府学第三名生员。

这样过了一个多月，石揆忽然传令，撞钟擂鼓，召集全寺僧众，说“近思是我的小沙弥，怎么可以瞒着我去考秀才？”接着命沈近思跪在菩萨面前，亲自为他削发，披上袈裟取法名叫“逃佛”。这一下激怒了沈近思同榜的秀才，连名数百人，控诉“奸僧胆敢削生员发！援儒入墨，不法已甚。”其中有个“学霸”叫项霜泉，率领豪奴，包围沈近思，呼拥到家，替他换上襦衫，帽子上缝一条辫子，仍作秀才打扮。然后张灯结彩，将妹子许配了沈近思，礼成以后，置酒作乐，聚杭州府及钱塘、仁和两县的生员，赋催妆诗作贺，热闹极了。

这一来，沈近思自然蓄发还俗了，但三学秀才犹自不肯罢休，要烧灵隐、毆石揆。巡抚不得已，将石揆座下的两名侍者拘了来，

各打十五大板；石揆的面皮被剥光了。

众怒平后，石揆复又召集全寺僧众，亲自领头礼佛，当众忏悔，“这是我负谛晖的报应！”他说：“我从主持本寺后，常想到己身灭度以后，非有大福分的人，不能掌理此地。沈家孤儿，骨相清奇，在人间为一品官，在佛家为罗汉身；那时我争胜之念又起，这一回是要教释家胜过儒家，要他不做一品官，来做灵隐的主持。这都是贪嗔之念未除之故。如今侍者受杖，即我受辱，还有什么面目坐在方丈？你们赶紧拿我的禅杖、白玉钵盂、紫金袈裟，把谛晖迎了来，为我补过。”

于是谛晖接续石揆，主持灵隐寺——其时已在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，奉旨改为云林寺。沈近思中了康熙三十九年设的进士，官至左都御史。

“新齐谐”中，接下来便谈恽南田的故事，与恽敬所记，大致相同；最后有一段论恽、沈优劣的话，谛晖的见解是：“沈近思学儒，不能脱周程张朱窠臼；恽南田学画，能出文沈唐仇范围，以吾观之，恽为优也。”

看完这两段记载，张大千心里浮起一个极大的疑问，便问印湖：“沈近思，有这个人没有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他是学理学的，官拜左都御史，死在雍正初年；不到六十岁。”

“那末，是不是在灵隐做过和尚？”

“做过。雍正还当面问过他；他也承认的。据说晚年一提到石揆的养育之恩，总忍不住要哭。”印湖又加了一句：“这些都有文献可以稽考的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。照新齐谐所说，恽沈二人，幼年出家，是在同时，可是，恽寿平生在明朝，沈近思雍正初年故世，不到六十岁，算起来应该生在康熙初年。两个人的年纪，相差至少三十岁，这不是

话不对头了吗？”

“啊，你这一说，确成疑问。”印湖答说：“我去借寺志来，你倒不妨查一查看。”

一查康熙年间所修的“灵隐寺志”；乾隆以后所修的正续“云林寺志”，张大千才弄清楚，救恽南田的，根本不是谛晖。说石揆作法召黑龙行雨，以夺谛晖的灵隐寺主持，更是荒诞不经的谰言。他也不是什么“万历孝廉”，这是算一算年龄就可以知道的事；果如所云，石揆到康熙二十年接任灵隐寺主持时，至少也在八十开外，早就应该闭关静修，不问外事了。

看来袁子才并无实学；然而在乾隆年间，他的名气极大，其故安在？

“这是因为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世之道之故。”印湖屈着手指说：“第一、要让人看起来，有布衣傲王侯的味道，身分才显得高；所以决不能做官，也不能做达官巨贾的清客，当然做诸侯之上客，另当别论，但亦只能偶一为之。第二、虽说布衣傲王侯，但真的在王侯面前，决不能傲；而且最好能找一位王侯当后台，不过找这个后台，一定要别有渊源，仿佛自然而然发生的深厚关系。第三、要广聳声气，名声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；这就要广结善缘了。第四、要想个能应酬人的花样；进一步说，是想个人家乐于来就你的法子，这样你的应酬才能不著痕迹，只显得你谦虚、厚道、重感情。第五、你肚子里要有货色，先求多、再求精，倘或专攻一门，你就施展不开了。”

这番话拿袁子才的生平来印证，都有具体的事实可复按：第一是翰林出身，却只做了两任县官，三十多岁便辞官“归隐”了。第二、他有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后台，而尹继善在他殿试时，奉派为“读卷官”，谊属“恩师”，渊源有自。第三、袁子才广交达官名士，又收女弟子；隔一两年一定要出游，“推销”自己。第四、是袁子才最成

功的地方，他造了一座随园，客来不禁，又写诗话，又写食单，作为广结善缘，应酬各方的工具。第五、袁子才肚子里的货色很多，诗文词赋，骈四俚六，“样样懂，样样松。”

张大千将印湖的话，好好咀嚼了一会，颇有所获；而且还有心得可以补充，“布衣傲王侯，不是摆出一脸的傲气，只是‘富贵于我如浮云’而已。既然如此，还该有挥手千金的豪气。”他说，“袁子才名气虽大格不高，就是爱打秋风；不懂‘千金散尽还复来’的道理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也先要有千金可散才行。”印湖看他有些跃跃欲试的模样，便即劝他，“大千，你绝顶聪明，我希望你做恽南田第二，不要学袁子才。而况要学袁子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张大千不大服气，“我看他那一套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“可是有一样你不如他。‘归隐’也要有买山之资才行。他很会弄钱；而且有弄钱的机会。你呢，花钱的本事，倒是一等，做留学生跟当外交官一样，还雇专用的翻译。谈到弄钱，你没有那个本事，也没有那种机会。”

印湖接下来便谈到袁子才两个弄钱的机会，巧的是，两个机会都是为了婚姻；也都是新娘子出了麻烦。妙的是，两桩婚姻纠纷的男女两家，都是富户；否则巧而不妙，有机会也弄不到钱。

“那都是他当溧阳知县的事。一次是迎亲中途，忽遇怪风，将花轿刮到几十里外，有好心人家留新娘住了一夜，第二天通知她娘家，派人来把花轿抬了去；那知道男家拒而不纳，说从未听说过一阵风能把花轿刮出几十里的怪事，内情暧昧难明，这头亲不能结了。”

“这一下，要打官司了吧？”

“可不是。女家是有身分人家，也很有钱；岂能受这个冤枉？倾家荡产，也得打这一场官司。结果，袁子才不知道从那些史书的

‘灾异志’、‘五行志’上，找出来两三个这种例子，当堂持给男家看；加以留新娘住的那家人家，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，出来作证，确有其事。男家才无话可说。”印湖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袁子才常常自诩，‘宰官须用读书人’，就是指这件事而言。”

张大千深深点头，“只要懂诀窍，弄钱不但很容易，而且名利双收。”他又问：“第二件事呢？”

“第二件事，可严重得多；袁子才也真显了本事。男女两家都是殷实大户，新娘子过门六个月，生了个男孩；你说这件事在当时严重不严重？”

“别说当时，就现在也很严重。”张大千兴味盎然地，“这可是袁子才的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倘能将男女两家皆大欢喜，两面受礼，那本事就大了。”

“袁子才就有那么大的本事——。”

据说袁子才当时接受了男家诉请“大归”的状子，定期开审，事先传谕，男女两造的尊亲，亦就是新娘子的翁姑父母，以及女家的至亲近邻，到堂候传。由于当事双方，都是地方上响当当的人家，所以这场官司轰动了溧阳，听审的百姓，一直挤到大堂檐下；都要看看这位“县大老爷”，如何来断这桩疑案。

袁子才廿四岁点翰林；廿七岁外放，分发江苏；他是“老虎班”，又有朝中做大官的老师照应，所以补知县时，年纪不到三十，但已留了两撇八字胡子，因为光下巴的县太爷问到风化案子，被告妇女固然羞说奸情；自己也觉得尴尬万分，留胡子显得老成些，问案就方便了。

照例先传原告，问了却不传被告，召新娘子的至亲近邻上堂，问新娘子未嫁以前，有何不守闺训的情事？证人异口同声，都道是守礼谨严的处子。于是袁子才再问原告，也就是新郎的父亲，何以要休掉儿媳？回答是六月生子，显然出嫁以前，便有身孕；所生之

子，非他家的骨血。然则是谁的骨血呢？答说不知道。

问案到此，袁子才开始断案，“六月生子而存活者，自古有之。”接着引经据典，指着公案上的一大堆书，叫值堂的刑案查办，翻到那一页，念那一段；念完了他又说：“不但自古有之，现在亦有；本县就是！”

此言一出，堂下像炸了马蜂窝似的，一片“嗡嗡”之声，但很快地就自动停了下来；加以一声“惊堂木”，顿时静如空堂。

“你来！”袁子才将身边在装旱烟的听差，唤到公案前面，从容吩咐，“把受了屈的被告母女，送到上房里，让她们自己去问一问老太太。”

一听“受了屈的被告母女”这句话，作为原告的新郎的父亲，心里不免嘀咕；这场官司输定了！妇女的名节，如同性命，说人家未嫁以前，便有身孕，而又指不出蓝田种玉的主名，非诬告为何？不说别的，只判个当众向亲家赔罪，这个面子便丢不起。

那知道袁子才却不是这么办，他只是开导，说六月生子是早产，夭折的居大多数；幸而存活者，都只为祖上积德，本身良善，天为之留嗣。不但不是责备，暗中还是一番恭维。

这时后堂传出话来了，说“老太太已经拿当初六个月生了大老爷的情形，跟新娘子讲过了；还教了新娘子好些喂孩子该当小心的地方。”不独如此，“老太太很喜欢新娘子，收了她做乾女儿了。”

这一来，“县大老爷”跟男女双方结成了乾亲家；袁子才犹如“嫁妹”，拿“召试博学鸿词”；“乾隆己未科二甲第五名进士出身”；“钦点翰林院庶吉士”；“溧阳县正堂”四块高脚牌，鼓乐前导，用自己的大轿将新娘子送回夫家。

可想而知，男女双方，无不心满意足。新郎的父亲，尤其感激；身份、地位、面子所关，这场官司不能不打；而这场官司又实在不能打，因为输虽输不掉，赢也赢不到，必然拖成一个固结不解的僵局。

缠讼的结果，对方的女儿，至多不嫁；而自己的独子，可也不能再娶——万一将来遇到一个偏袒女方的县官，把案子整个翻了过来，断合不断离，那时再娶的儿媳妇，变成“妾身不分明”；不又惹来另一场官司？

不想袁子才真有旋乾转坤的手段，能将这一窝囊万分、无法收场的僵局，寻出一个面子十足、皆大欢喜的结果，不仅感激五中，而且由衷佩服，那一笔格外加丰的重礼，据说就是袁子才经营随园的买山之资。

“这就是术！你是最仰慕东坡的，他不有两句诗：‘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何术？’术，大足以致君尧舜；小亦足以致身富贵。不过术须学以济；不学不足以言术。”印湖指着堆在桌上的“云林寺志”、“天童寺志”、“灵岩寺志”等等说道：“你仔细去看看，恁南田那时候的那些个呼风唤雨的大和尚，谁不是饱学之士？只说救恁南田的具德老和尚好了，机思迅利，辩才无碍；倘非饱学，何足以语此？”

于是张大千细看具德老和尚的“行状”、“塔表”，还有一篇吴梅村写的“塔铭”，越看越入迷；越看越向往。逃禅的苦闷，从与印湖一起盘桓后，本已渐次消解；此时更是胸怀大畅，自觉生机蓬勃，前程无限，因为他终于找到“自己”了——在张大千看，具德才是他的一个榜样。

具德法名弘礼，俗家姓张，绍兴人而生长在杭州，出家于普陀。生性好学，读佛经发生疑义，求教于本师，起初还可以为他解惑；到得他的功夫一深，无可为教，只好劝他改投他处，这样辗转求师，最后投在常熟三峰寺汉月禅师座下；挑水、打柴，一切苦务力作，从来不辞劳累，但仍旧不废参禅；更不肯轻抛经书。几年下来，练得极好的口才，号称“铁嘴”。